

第二十一章 宋欽的溫柔

紅日西垂，夜幕降臨，端王府西南角落的一間柴房裏，光線更暗。

耳邊傳來嗡嗡的蚊蚋聲，唐瑜皺了皺眉，終於醒了，一睜開眼睛就對上了頭頂結著蜘蛛網的房梁，再看旁邊，全是柴禾，劈成兩半的短木棍，一摞一摞的擺到約半人高，占了大半邊房屋，房間裏充滿著木頭特有的清香。

唐瑜茫然地坐起來，發現自己躺在落了碎木屑的地上，手心不小心拄到一塊木屑，痛感襲來，她徹底地清醒，瞬間記起了昏迷前的事情。

欺騙、毒藥、被宋欽識破、宋欽發怒，暫且將她關進了柴房？

想著昏迷前所發生的種種，唐瑜露出一抹苦笑，重新躺了下去，面朝裏躺著，心裏卻埋怨著宋欽為何不直接殺了她，死了，也好過生不如死。

十幾年的親情在皇權面前一文不值，姑母為了幫太后，連親侄女的命都可以送掉，表哥這個青梅竹馬也敵不過他想要的抱負，在他們眼裏，她唐瑜只是個棋子，是他們殺了宋欽奪回權勢的棋子！

這世上，只有父親是真心對她的，父親……

想起落入匈奴人手中的唐慕元，唐瑜肩膀抖動，抬手用袖子擋住臉，無聲地哭泣著，如今活不活、死不死，她都不在乎了，她只想再見父親一面。

「大人。」

「開門，我來給她送飯。」

聽見外面有人說話，唐瑜努力止住哭聲，往裏面挪了挪，拿袖子將臉掩得更嚴實。

守門侍衛開了門，外面的光線蜂擁而入，令幽暗的柴房亮堂了幾分。

褚風提著食盒出現在門前，他一眼就看到了狐狸精的身影，蜷縮在裏頭，背對門口，以袖遮面。

看著她這副模樣，褚風冷笑一聲，心道，她也知道沒臉見人了，敢加害王爺，真是自尋死路。

「起來，吃飯了。」褚風跨進去，將食盒丟到唐瑜身旁，冷聲喊道。

唐瑜卻是一動也不動的。

褚風皺眉，抬腳繞到裏側，順手從旁邊抽了一根細樹枝，盯著躺在地上、文風不動的唐瑜看了一會兒，他移動樹枝去挑她臉上的袖子，想看看她是裝睡還是真的依然昏迷。

袖子被人挑動，唐瑜感覺到了，不由得往下縮腦袋。

嬌嬌小小的姑娘，突然做出這樣的動作，看得褚風一下愣住了，莫名其妙地有點不忍心了，只是才別開眼，忽地記起她是狐狸精，最擅長裝可憐勾引王爺，迷得王爺到現在還留著她命，便又憤怒了起來。

褚風坐到旁邊一摞木柴上，恨聲奚落道：「活該妳有今天，王爺哪裏對妳不好了？妳落水，王爺最先救妳；妳院子著火，王爺連命都不顧了；朝廷大事，妳哭哭啼啼的跑過來哀求，王爺腦門發熱，也答應救妳父親。不過是要妳進府陪王爺幾日，妳竟然藏毒，想謀害王爺？唐大姑娘，白眼狼說的就是妳這種人！」

狐狸精的臉，白眼狼的心！心中暗替自家主子不值，褚風扭頭，朝旁邊地上狠狠

呸了一口。

唐瑜身體不動，眼淚卻越流越凶，她不是白眼狼，可她是傻子。

宋欽是對她有色心，但他的壞都寫在臉上，對她不規矩，卻沒想過害她，就連要求她進府，也考慮到她在外面的名聲。

可柳嬪嬪跟太后呢？對她那麼好卻都是假的，隨時會要她的命。

她是傻子，對暗中害她的人親近信賴，卻對救過她命的人心中存怨，如今被他的侍衛奚落確實活該。

罵完了，褚風站了起來，「少裝睡，起來吃飯，回頭王爺還要審你。」

唐瑜不餓，餓了她也沒有胃口吃飯，被信賴的親人陷害，唐瑜真正嘗到了什麼叫了無生趣。

「愛吃不吃，餓死了還省得我們費事了。」看她做出一副生無可戀的樣，褚風說不清為什麼，越看她這樣就越惱火，最後丟了一句，大步出了柴房。

然而一走出柴房，邁出沒幾步又悄悄折回來，湊在被侍衛重新帶上的柴房門前往裏看，就見狐狸精還是她出來時的姿勢，唯一的不同是肩膀好像在顫動。

哭了？褚風愣住，有點不自在，他畢竟是個大老爺們，如今把一個小姑娘訓哭了算怎麼回事？雖然她所作所為確實欠罵。

默默看了一會兒，褚風撓撓腦袋，決定不管了，先去覆命。

臨江堂後院，宋欽坐在堂屋中間的太師椅上，鳳眼盯著臥在門外的元寶。自從他命人將唐瑜關到柴房，元寶就臥在那裏不動了。

丫鬟們進來收拾地面，進進出出的，元寶無動於衷，看都不看，天暗了，他讓李公公餵元寶，元寶也不吃，一心等著主人，果然夠忠心。

走廊那邊，褚風快步走過來，遠遠看到臥在那兒的元寶，第一次對這長得欠揍的小黃狗另眼相看。狗嘛，忠心就是好狗，他默默地誇著，來到堂屋前，一抬頭，就見自家主子依然坐在太師椅上，一個多時辰都沒挪過地方。

褚風皺皺眉，總覺得好像有哪裏不對，然而低頭細想，又說不出到底哪邊有問題，他左思右想了好一會，總理不出個頭緒，晃了晃腦袋，算了，不想了。

「王爺，晚飯送過去了，一碗粥、兩個饅頭。」彎下腰，褚風低聲回道。

宋欽背靠座椅，鳳眼盯著外面的元寶，「吃了？」

褚風沉默了一瞬，還是照實回道：「沒有，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的，勸了幾次都不聽，屬下出來後又折回去看，好像、好像哭了。」

宋欽鳳眼微瞇，眾叛親離，她不哭才怪，正這麼想著，視線又落到元寶身上。

本想讓她在柴房過一晚，讓她好好思過，只是……這狗剛中過毒，身子虛弱，今晚再不吃飯，可能撐不到明早，她那麼喜歡元寶，得知元寶死了，就算不再怨他以前的所作所為，肯定又要因為一條狗而恨他，那他這番折騰豈不是白費？

想著想著，宋欽沉聲道：「帶她過來，本王親自審問。」

褚風送完飯走了，唐瑜依舊沉浸在被親人背叛設計的打擊中，眼淚流個不停。姑母，那是她視為母親的人，怎麼會這樣對她？還有表哥，十幾年的青梅竹馬都是假的嗎？那棵姻緣樹也是假的嗎？她不相信！

唐瑜止住哭，淚眼模糊地看著對面的柴垛，努力回想這半年身邊眾人的表現。柳嬪嬪肯定是太后的幫凶之一，因為毒藥、解藥全都是柳嬪嬪操辦的。那太后是如何將毒藥送到柳嬪嬪手裏的？她從未帶柳嬪嬪進過宮，是姑母從中幫忙，還是蕙蘭或墨蘭兩個丫鬟？

想到蕙蘭、墨蘭也是姑母幫她挑選的……唐瑜頭疼欲裂，她不願相信身邊的人都在騙她，不可能一個真心待她的都沒有，特別是姑母、表哥。

小時候她染了一場風寒，病得嚴重，父親領兵在外，是姑母衣不解帶地照顧她，那些關心不可能是假的，如果非要懷疑姑母，懷疑蕙蘭、墨蘭，那姑母帶進宮的丫鬟也該懷疑。

想到這點，唐瑜心裏再次浮現希望，柳嬪嬪或隨便哪個丫鬟背叛她，她會傷心失望，但不會傷心太久，只要不是她視若母親的姑母與青梅竹馬的表哥就好。

其他人背叛她，她還回去就是，唯獨姑母、表哥，一想到他們可能要害她的命，唐瑜真覺得活著也沒什麼意思了，但她必須活著，她要回去確認到底哪些人是太后的幫手，她要留著命見父親，不能死得不明不白。

想通了，唐瑜擦擦眼睛，坐了起來，看著旁邊的食盒一眼，明知沒有胃口，但她還是打開食盒，用筷子夾了饅頭吃。

蚊子在屋內嗡嗡嗡的飛來飛去，可她毫不在乎，一邊味同嚼蠟地吞嚥，一邊思索見到宋欽後該如何自辯。

她自知身分，沒有本事找太后報復，但她也不會替太后開脫，宋欽要懷疑就懷疑、要對付就對付，從今往後她再也不會同情皇宮裏的任何人，皇上或攝政王，誰贏誰輸與她沒有任何關係。

可在確定姑母是真的不要她了之前，她必須保住姑母，不能讓宋欽連姑母和表哥也加到報復名單裏。

在她內心深處，依然不肯相信姑母、表哥會害她。

饅頭吃到一半，外面又有人來了，唐瑜猶豫了一下，繼續吃飯。她是被人陷害的，哭死也沒用，只有吃飽了才有力氣替自己辯解，同時也告訴宋欽和他的侍衛們，她自認沒有犯必須死的罪，她有底氣安心吃飯。

褚風走到門前，照舊先看門縫，這一看愣住了，居然吃飯了？

是餓極了，還是剛剛躺著不動、偷偷哭泣都是裝出來的？他一走她就趕緊吃飯？他是真的看不透裏面的狐狸精了。

褚風故意用力推開門，想作勢嚇嚇她。

但唐瑜側對著他，對他的行徑無動於衷，繼續慢條斯理地吃著饅頭，舉動端莊秀氣。

褚風瞅著她筷子夾著的饅頭，悄悄嚥了嚥口水，忙了半天，王爺還沒吃飯，他隨

時待命更沒空吃，狐狸精倒好，雖然是饅頭，但那不也是飯？瞧著，頓時覺得不是很滋味。

「別吃了，王爺要審妳。」站在門口，褚風冷聲道。

聽見這話，唐瑜放下筷子，站了起來。

她頭髮亂了，之前身上被宋欽噴了茶水，還沒乾就躺在這落滿灰塵的地上，髒了一片，看著狼狽極了，可她短時間內就鎮定下來，臉上再次恢復成以前在褚風面前的淡漠冷靜。

褚風看著這樣的她，眼神複雜起來，柔弱時我見猶憐，冷靜起來卻連王爺都不怕，怪不得那麼多美人，王爺只看上了這一個。

王爺早知道她胭脂裏有毒，卻故意繞了個彎子揭發，莫非還存了什麼旁的心思？莫非還想留著這個狐狸精，所以捨不得殺？

前往臨江堂的路上，褚風心事重重，英雄難過美人關，唐瑜軟硬不吃，倔得要死，分明是塊焐不熱的石頭，他擔心自家王爺就算沒被狐狸精毒死，將來也會因為狐狸精吃大虧。

「汪汪汪！」

後院堂屋前，元寶一直在那兒臥著，聽到遠處有腳步聲，小傢伙無精打采地抬起眼皮，可等牠看到主人的身影時立即竄了出去，那穩健的步伐，哪像剛剛大病一場過。

跑到唐瑜跟前，元寶抬起爪子就往主人身上撲。

唐瑜看著這隻真心關心她的小黃狗，想到宋欽送狗時說的話、想到宋欽對她的包容，底氣更足了。宋欽愛她的姿色，因為她這張臉一次次縱容她，甚至不惜冒險將她從火海裏救出來，他便是要她的命也會先要了她的人，在那之前，便是她爭取他信任的機會。

性命攸關，唐瑜暫且沒有回應元寶，隨著褚風來到堂屋前。

「褚風在外面守著。」宋欽背靠座椅，右手緩慢地撫著額頭，擋住了大半張臉。聞言，褚風馬上停住腳步，轉而朝唐瑜使了個眼色。

唐瑜看著對面的男人，抬腳跨了進去。

元寶扭著小身子也要進去，卻被褚風及時抓住，元寶汪汪地叫喚，褚風立即帶上門，然後捂著元寶的嘴跑去前院，交給李公公先照看，他迅速折回後院，盡職盡責地守在外面，順便豎著耳朵聽動靜。

一門之隔內，唐瑜再次跪在宋欽面前，不等宋欽發問，她主動解釋起來，「回王爺，那兩樣東西是我身邊的柳嬪嬪交給我的，告訴我一樣是催情藥，一樣是避孕藥，所以我才帶進了王府。王爺，我不知道柳嬪嬪為何要利用我陷害王爺，也不知道她是受誰指使，只知道我從未想過加害王爺，還請王爺明鑒。」

宋欽放下手，鳳眼諷刺地看著她，「本王為何要信妳？本王倒覺得，妳恨本王要妳清白，恨本王拆散了妳與表哥，便存了與本王同歸於盡的心思，好以死替妳表哥守節。」說到這裏，他冷哼一聲，「好一個烈女子，唐瑜，是本王低看了妳。」唐瑜咬緊了唇，宋欽險些中毒，他會這樣想也不是沒有道理。

她抬起頭，迎著他猜忌的注視，平靜道：「王爺不是低看了我，而是高估了我，我是捨不得與表哥斷絕關係，但無論是青梅竹馬的情分還是清白，在我眼裏，都沒有我與父親的命重要。為了父親，我心甘情願服侍王爺，那麼為了與父親團聚，我也絕無可能加害王爺，置自己於險境。再者，如果我真想與王爺同歸於盡，這幾晚就不會一再拒絕王爺。」

宋欽手肘撐著桌子，盯著她，手輕輕摩挲下巴。

唐瑜知道他在掂量這番話，因此依然保持與他對視的姿勢，毫不怯弱。

看著她這模樣，宋欽唇角忽然上揚，坐正了道：「妳這番話也不無道理，那妳告訴本王，是誰有那麼大的本事收買妳身邊的嬪嬪？據本王所知，柳嬪嬪在侯府伺候了妳四年之久。」

唐瑜不信他猜不到幕後真凶，太后如此對她，她也不想為太后開脫，得罪宋欽。她垂眸道：「我不知道，不如王爺想想您都有哪些仇家，也許對方在我父親出事後，料到我會來尋王爺，便提前收買了柳嬪嬪。」

這話讓宋欽笑了，更笑出了聲音，雖然只是很短的一聲。他道：「照妳的意思，本王被人謀害是咎由自取，妳只是無辜可憐的替罪羊？」

唐瑜低頭認罪，「小女子有罪，如果不是我對王爺心有怨憤，也不會被人鑽了空子。只是小女子自覺罪不至死，更不想死得不明不白，便宜了旁人，故求王爺查清真相，也還小女子一個清白。」

「好一張能說會道的利嘴，妳意圖謀害本王，反倒求本王替妳做事。」宋欽站了起來，走到她面前，慢慢蹲下，抬起她下巴，盯著她略顯狼狽卻依然美豔動人的臉蛋，「知道嗎？今天這件事，換個人意圖加害本王，她此時已經死了，本王根本不會給她機會辯解。」

唐瑜別開眼，她信宋欽的話，不管為了什麼，宋欽對她確實很寬容。

「妳說，妳要怎樣回報本王？」宋欽緩緩靠近她的臉，目光落到她濕潤的紅唇上。唐瑜閉上了眼睛，他想怎麼樣，那都是他該得的。

只是宋欽沒有親下去，他想到了她剛猜到被親人背叛時昏倒的瘦弱身影，想到褚風說她躲在柴房裏哭，就是現在，他也在她白淨的臉上找到了淚痕，甚至看到幾個……蚊子包。

看著冷靜堅強，但她心裏一定在害怕，害怕他不原諒她，害怕最終發現所有親人都背叛了她。

想到這裏，宋欽歎了口氣，鬆開她的下巴。

察覺到他的動作，唐瑜錯愕地睜開眼睛。

宋欽看她一眼，無奈的將人摟進懷裏，手按著她腦袋，不許她亂動。

男人胸膛寬闊，感受著這突如其來的溫柔，唐瑜有些不知所措，他……真的這麼容易就原諒她了？就因為喜歡她的容貌？

正在疑惑著，頭頂傳來他幽幽的聲音，「發現胭脂裏有毒的時候，是不是特別委屈？」

聽到從他嘴裏輕輕飄出的話語，唐瑜的身體一僵，心底最脆弱的地方被人再次擊

中，她咬緊唇，卻沒能憋回眼淚。

宋欽沒有低頭，只將她抱得更緊，下巴輕蹭著她的腦頂，「我知道我對妳不夠敬重，好幾次對妳動手動腳，惹妳不高興了，但妳記住，我那樣做是因為喜歡妳，而我宋欽喜歡的人，我可以欺負，但若旁人敢害妳、動妳一下，我必百倍千倍地還回去，絕不讓妳白受委屈。」

第一次，他在她面前，不再自稱為王。

第二十二章 蓋棉被純聊天

「姑娘，真是嚇死奴婢了，奴婢就知道姑娘不是那種人。」

西屋內室，明溪站在浴桶前，輕輕地用巾子幫唐瑜擦背，「不過也是王爺喜歡姑娘，換個人，王爺是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會放過一個的。姑娘，您別怪奴婢多嘴，王爺讓您進府伺候，無名無分的是委屈您了，但當時王爺跟您不熟，自然不會平白無故地幫您。可姑娘才進府幾天，王爺就對姑娘越來越上心了，奴婢瞧著啊，只要姑娘想明白了，讓王爺知道您也把他放心裏頭了，日後王爺絕不會虧待您，以姑娘的身分，再差，側妃也是少不了的……」

「我現在頭疼，不想聽這些。」

唐瑜閉著眼睛，心亂如麻。宋欽對她好，她知道，但她早對兒女情長死了心，現在她只想查清謀害一事的真相。

明溪悻悻地閉了嘴，瞅著浴桶裏小姑娘美好的身子，冰肌玉骨，她是又羨慕又可惜。

這麼美的人，可惜生錯了地方，王爺再憐惜美人，礙著唐、衛兩家的關係，也不可能迎娶她當正妃，更何況還是註定會提前得到身子的人，都吃到嘴裏了，哪個男人還會珍惜？

沐浴完畢，明湖、明溪一起服侍唐瑜換上新衣，將唐瑜送到東屋門前，兩女旋即止步。

唐瑜挑簾而入，尚未抬頭，先看到躲在桌子底下的元寶，桌子旁邊擺著一只飯碗，元寶卻無精打采地臥在地上，腦袋蜷縮在胸前，對面前的美食無動於衷。

唐瑜進來的時候，元寶耳朵動了動，扭過頭一看，見是唐瑜，立即歡快地跑了過來。

腿被元寶抱住了，唐瑜看向臨窗的榻上。

榻上擺了矮桌，桌上菜餚豐盛，宋欽盤腿坐在一側，朝對面揚了揚下巴，「先吃飯。」

一更已過，他記得讓人給她送飯，自己卻沒吃，可見真是被她藏毒一事氣到了，然而再生氣，他還是原諒了她，非但原諒了，還告訴她，他會替她作主。

唐瑜無法理解宋欽為何要對她這樣好，她與衛昭互相喜歡，是因為兩人從小一起長大、互相瞭解，宋欽才見過她幾面？

為了姿色嗎？可宋欽看著不像是色令智昏的人，而且她也不覺得自己已經美到讓宋欽無底線縱容的地步。

動了真情？這更不可能，他們才認識幾天，宋欽怎麼看都不像是會一見鍾情的

人，或許他真的有點喜歡她，但也只是喜歡，等他得到她、等他膩味了，就會棄如敝屣。

也許他會像明溪說的那樣，因為她的美貌，願意給她一個名分，可她從未想過要做他後院的女人，與宋欽交換條件之前，她對婚嫁的期待是兩情相悅，夫妻白頭偕老，答應宋欽陪他之後，她便死了嫁人的心，更不會做宋欽註定會有的眾多女人之一。

但不論怎麼說，唐瑜都感激他。

小心地避開元寶的爪子，唐瑜走到榻前，脫了鞋，跪坐在宋欽對面。

宋欽盯著她眼角的一個小小蚊子包，問道：「臉上塗藥了？」

唐瑜點點頭，可他不說還好，一說唐瑜就忽然覺得眼角、額頭幾處被蚊子叮的地方有點癢。

「吃吧。」宋欽逕自動了筷子。

唐瑜也端起碗，但只挾面前的菜。

宋欽難以察覺地看了她幾眼，方才看她可憐，他哄了兩句，那是他第一次哄女人，但她只是不哭了，不知真心或假意地謝了一句，然後低著腦袋，再沒有旁的回應。宋欽不期待她會立刻將心給他，也沒奢望她會像侄女一樣，因為他對她好，就主動撲到他懷裏，可她這樣淡淡的，教他覺得自己拿熱臉貼了她的冷屁股……

真貼到屁股也值了，偏偏什麼都沒貼到，宋欽有點後悔，就不該心軟，早早放她出來，多關兩天，她一著急就會知道要巴結他了。

兩人默默地吃飯，底下元寶個子矮，離榻沿太近看不到主人，牠退後幾步，就見主人已經坐好了，一口一口地吃飯。元寶伸出舌頭哈了兩下，朝主人叫，汪汪的清脆叫聲，給寂靜的屋裏添了幾分熱鬧。

安靜的房裏突然聽到狗叫，唐瑜的心顫了一下，悄悄看向宋欽。

察覺她的注視，宋欽抬起眼，深邃清冷的鳳眼準確地對上她忐忑不安的眸子。

偷窺被抓到了，唐瑜放下碗，剛要提議叫人帶元寶出去，餘光就見元寶顛顛地跑到牠的飯碗前，津津有味地吃起粥來，吃了兩口就搖搖腦袋，然後繼續低頭吃。

「有事？」宋欽皺眉問，明明在看他，忽然又拐過去看狗，她到底什麼意思？

元寶安靜了，唐瑜不用擔心牠亂叫，觸怒宋欽，自然就不必叫元寶出去了，遂搖搖頭，端起碗繼續吃了起來，眼眸低垂，沒瞧見對面男人陡然變冷的目光。

飯後漱口，唐瑜低眉順目地站在地上，等候宋欽安排，看是出去散步消食，還是去內室睡覺。

就見宋欽率先走向內室，唐瑜面色平靜地跟了進去，元寶搖著尾巴跟在她後頭。飯前都沐浴過了，這會兒也不用洗腳，見宋欽站在屏風後，自顧自寬衣解帶，唐瑜便過去關了門，回頭一盞一盞地吹燈。

等她走過來時，宋欽已經躺好了，唐瑜不緊不慢地解了外衣，挑開紗帳，躺在外側，因著今晚元寶還睡在屋裏，所以他留了外面給她。

躺好了，床幃裏安靜得出奇，就連元寶都學乖了，乖乖臥在外面，沒有再搗亂。那麼靜，唐瑜心裏卻有點亂，宋欽今晚依然打算不碰她嗎？今天她得罪了他，他

完全可以要他該得的，他繼續縱容她，她反而不踏實，他再對她好，就是她欠他了……

唐瑜不想欠，不想與宋欽有更多的糾纏，太后她惹不起，攝政王她同樣不想牽扯太多。

「王爺，您睡了嗎？」輕輕攥了攥手，唐瑜慢慢地呼出一口氣，低聲問。

「有話便說。」宋欽聲音比平時更冷。

聽見他的聲音，唐瑜忽然鬆了口氣，她還是更習慣宋欽冷冰冰的樣子。

她閉上眼睛，誠心地道：「王爺曾說要等我忘了衛昭，等我願意接受您了再碰我，那我現在就告訴您，我已經忘了青梅竹馬的衛昭，只記得表哥衛昭，我感激王爺的寬宏大量，真心願意服侍您，您不必再委屈自己。」

有太后在那兒，她與衛昭註定有緣無分，就算衛昭沒有參與這次謀害，唐瑜也清楚了兩人之間再無可能。

過來之前，她與衛昭斷絕關係是覺得自己沒了清白，配不上衛昭，她對衛昭有愧疚。可現在不一樣了，太后不惜用她的命達到目的，衛昭是太后的侄子，是一心要幫太后對付宋欽的忠臣，即便她清清白白地離開王府，她也不會再嫁給衛昭，不嫁，也不會愧疚。

從此她與衛昭只有血脈維繫的親情關係，再無男女情，徹徹底底斷了，對兩人都好。

「他要害你，你還認他當表哥？」望著黑漆漆的床頂，宋欽聲音靜如止水。

唐瑜的心也出奇的寧靜，「姑母、表哥一直對我很好，沒有查清真相之前，我不想懷疑他們，也求王爺明察，不要冤枉任何人。」

宋欽很想罵她蠢，可她理智得過分，猜到了事實，她姑母、衛昭確實沒有害她。

「本王記得，太后對你一直關愛有加，還在宮中替你辦了及笄禮，那現在沒有證據證明是太后所為，你是不是也不想懷疑她？」側過身子，看著她模糊的臉，宋欽諷刺問道。

可唐瑜沒有接話，她先前是從宋欽死後誰得利最大的角度去進行懷疑的。太后得利最大，她當然最先懷疑太后，而且親疏有別，她一年見太后的次數屈指可數，與太后的情分遠遠不如姑母。反過來也一樣，姑母會捨不得害她，太后……

但宋欽這樣問，莫非他有了什麼證據？

念頭剛起，旁邊那男人已靠過來，下一刻就將她抱到懷裏。

「想當初本王留三公主住在王府，你是不是也與那些百姓一樣，懷疑是本王故意壞太后的名聲？」

唐瑜先是心虛，跟著反應了過來，震驚地忘了人在他懷裏，「王爺是說，三公主……」

「你想想，為何那天皇上與三公主會同時落水。」宋欽握住她的手，漫不經心地提醒她。

唐瑜這才將三公主生病與落水的事情聯繫起來，這樣的話，太后根本不是因為憐惜她才替她操辦及笄禮，而是要趁機請三公主進宮，再次加害？

是了，太后都能狠心要她的命，又怎麼會在乎她及笄與否，兩件事足以證明太后面慈心狠，絕非善人。

「可她為什麼要害三公主？」唐瑜疑惑地問，忘了眼下兩人正抱在一起。她此刻心裏疑竇重重，而宋欽是最有可能知道答案的人，也是目前她最能相信的人，畢竟此事他與她一樣，是被深深算計性命的苦主。

宋欽搖搖頭，「小丫頭一問三不知。」

剛接暖暖出宮時，他問過她身邊可有異樣，後來發現永壽長公主參與其中又問了一次，暖暖仍是什麼都不知道，就知道吃喝玩樂，記住的全是沒用的東西。

他攝政王都不知道，唐瑜就更猜不透其中的玄機了，凝眉想了想，她看看近在眼前的寬闊胸膛，緊張問道：「那王爺現在有什麼打算？」

他要對付太后嗎？可他當初拒絕登基就是不想背負奪位的名聲，現在沒有直接指認太后的證據，想要對付太后，師出無名。

「現在的打算啊……」宋欽拉長了聲音，就在唐瑜認真地等著下文時，他忽然翻身壓到她身上，鳳眼緊緊地盯著她，「要妳，算嗎？」

唐瑜真沒想到宋欽會這樣，前一刻還在談論宮廷大事，下一刻就來……占她便宜。房間太暗，視線模糊，但她看到他幽幽的鳳眼正盯著她，告訴她，他想要她。

感受到他身體的變化，知道他是認真的，唐瑜閉上了眼睛。

她以為她準備好了，對他沒有任何埋怨，可是這一刻真的來了，她不再不甘，卻還是緊張，男女之間到底是怎樣？真的會很疼嗎？他年長她一輪，他那麼魁梧……

身體一動也不動，腦海裏接連閃過各種該想、不該想的念頭。

然而身上的男人終於動了，卻只是輕輕地親了她額頭一下，「累了一日，早些睡。」聲音溫柔、語氣平和，說完就躺了回去。

結實的身體離開了，手臂也鬆開了她，唐瑜再度錯愕，他明明……是真的想要的。似是猜到她的小心思，宋欽淡聲道：「身體想，可妳才經歷被人背叛的打擊，本王不齒這時候碰妳。」

這話讓唐瑜久久無言，半晌才細聲道謝，「王爺對小女子的恩情，小女子終身不忘。」

「這不是恩。」剛沐浴過的小姑娘，身上清香襲人，宋欽重新將她撈到懷裏，大手按住她後腦，輕輕揉了揉，「這是憐惜，男人對自己女人的憐惜。」

「總之我會記住您的好的。」唐瑜乖順地靠著他，真心道。

「本王對妳好妳記得，那本王以前對妳壞，妳是不是也記得？」托起她一縷青絲，宋欽用鼻尖摩挲，感受她頭髮的清涼順滑。欺霜賽雪的身子碰不得，只能碰她的頭髮。

唐瑜靜默了，過了一會兒才坦誠道：「記得，只是跟王爺救我、信我的恩情比，那些都不算什麼了。」

總算說了一句讓宋欽舒服的話。

「親本王。」摸著她頭髮，宋欽突然硬邦邦地命令道。

又是毫無預兆地轉移話題，讓唐瑜愣了一下。

宋欽當她不願意，微微加大了抱她的力氣，「是妳說感激本王的恩情。」

唐瑜抿了抿唇，這人……她主動給他的時候他不要，非要在她放鬆下來、沒有準備的時候這樣。

猶豫了半晌，唐瑜從他胸前抬起頭，腦頂擦過他下巴，她不得不往上挪了挪，也許是在晚上，床榻裏黑漆漆的，看不清楚，她沒有意料的那麼緊張，看準他的臉，輕輕地親了一下，一觸即退，除了感覺到他臉是熱的，沒什麼旁的感覺。

但宋欽有感覺，臉上像被蚊子叮了似的，有點癢，胸口也癢，想讓她再叮兩下，可這種事情一次要太多，她怕是要誤會他只顧自己享樂了。

「睡吧，明晚本王帶妳去見一個人。」親了親她的腦頂，宋欽閉上了眼睛。

聽見這話，唐瑜哪能睡得著，她困惑地問他，「王爺要帶我見誰？」

然而宋欽卻是不回答她，心裏嘀咕著，他怎麼可能這麼快就入睡，便又輕聲問了遍，可宋欽依舊不語。

唐瑜咬了咬唇，滿腹疑惑地躺下，腦袋才碰到他橫伸的手臂，宋欽忽然折起小臂，大手撓了撓她腦頂，問道：「妳現在最想見誰？」

他擺明了心情不錯，心情好的時候帶她去見的人……唐瑜驚喜地撐了起來，長髮如瀑披散而落，落在他追過來的手上，穿過指縫，一絲一絲纏住了他。

宋欽心中一緊，只覺得被敵將狠扎一刀，都不如她這絲絲縷縷的繞指柔讓他震撼。

唐瑜沒留意，聲音發抖地向他求證，「王爺召我父親回京了？」她最想見的人，當然是闔別快一年的父親。

聽到她的話，宋欽心中柔情頓消，不悅地道：「妳父親身上有傷，禁不起長途跋涉。」說完，怕她生出不必要的誤會，馬上又補充了一句，「而且本王說過，一個月後才調他進京。」她別想得寸進尺，仗著他對她好，就提出不該提的要求。得知不是父親，唐瑜有點失望，但很快就明白是自己多想了，那除了父親她還想見……沉思了半晌，唐瑜神色凝重起來，問道：「柳嬪嬪？」

宋欽低低地嗯了一聲。

唐瑜神智更清醒了，皺眉道：「王爺要審問她嗎？」

她沐浴時，就為該如何解決柳嬪嬪而頭疼許久。柳嬪嬪是太后的人，如果她當面拆穿，處置了柳嬪嬪，也就是告訴太后，她知道了太后要害自己，這樣一來，太后會留著她這個極有可能會報復回去的人嗎？

但佯裝不知，暗中試探姑母、表哥是否知情，身邊留著柳嬪嬪這樣心懷叵測的人，她也擔心不知哪天自己的飯菜裏就多了毒藥。

「明晚妳便知道了。」宋欽將她拉到懷裏，哄孩子似的拍拍她肩膀，「睡覺，別問了。」

唐瑜心裏都是事，一層一層的擔心，有的只能自己頭疼，有的卻是宋欽可以回答的。

她低下頭，小聲道：「王爺，我還有一事想知道。」

宋欽原本平躺，這會兒轉過來，抬起她下巴，不給她反應時間，飛快在她嘴唇上

碰了一下，「現在可以說了，但本王只回答一個問題，還想問第二個，本王怎麼親妳的，妳同樣親回來，一下換一個問題。」

唐瑜臉上莫名發燙，不由得懷疑他睡前提起柳嬪嬪，就是要誘她上鉤。

她悄悄抹了一下嘴唇，擔憂地道：「王爺審問柳嬪嬪，如果柳嬪嬪交代出指使她下毒的人，王爺會帶著人證、物證去對方面前問罪嗎？」

這樣便能落實太后意圖謀殺宋欽的罪名，但同時也會暴露她在王府一事，唐瑜不得不擔心。

「本王沒那麼蠢。」宋欽撓了撓她腦頂，「本王不會做任何公然壞妳名聲的事，妳大可放心，而且此事比妳想像的還要複雜。」

除了她的名聲，帶著柳嬪嬪去宮裏對質，以他的權勢，確實可以名正言順的廢了太后，但在百姓眼裏，他也會成為因色誤國的昏瞞王爺，得不償失。

「比我想像的複雜？」唐瑜越發不解了，「她還做了旁的事情嗎？」

宋欽無聲一笑，「想知道？」說著，俊臉緩緩地靠向她。

唐瑜頓時明白了他的意思，連忙轉身躺到床外側，悶聲道：「不想，時候不早了，王爺睡吧。」

他正經八百地要她，她願意給，他存心戲弄，她無心奉陪。

宋欽瞧著躺在那兒的嬌小身影，回味她賭氣似的嬌語，忍不住追了上去，「真不想知道？」

唐瑜搖頭。

宋欽還想再逗一逗，忽地瞥見紗帳外冒出一個黑影，圓圓的狗腦袋，喉頭發出疑惑的咕嚕聲，想到元寶欠揍的狗臉，宋欽也沒了興致，拉起被子躺下，從身後抱住了她。

唐瑜眼睛依然閉著，但她聽到了元寶的動靜，唇角上揚，悄悄往外伸手，想要摸摸小傢伙，只是手才伸到一半，一隻大手忽然從天而降，準確地扣住了她。

唐瑜不敢動了，宋欽靜靜地按著她的手，見她識趣，便將她的手拉了回來，繼續抱著睡覺。

外頭元寶對此一無所知，聽主人們安靜下來，牠繼續看了一會兒，晃了晃腦袋，重新趴臥了下去，房間再次恢復了寂靜。

唐瑜仍然醒著，帳子外是忠心的小黃狗，床裏面是面容冷漠、懷抱溫暖的宋欽。她還想再理一理最近一年發生的事情，卻始終不成功，想著想著就會被突然冒出來的宋欽打斷，浮現他的一言一行、他對她做的每一件事，直到她眼皮越來越重，困倦地睡去。